



深海回音

■高密

铮鸣

■孙佳欣

赵晔著《吴越春秋》载：“干将者，吴人也，与欧冶子同师，俱能为剑。”铸剑要经由选料、制坯、打样、修磨、淬火、淬火等数道工序，方能成剑。

年少从军志气高，不建功业誓不还。军旅是熔炉，它锤炼意志、锻造品格、强壮筋骨、磨砺血性。它是士兵成长成才的沃土，是战士以身许国的阵地。在军营中成长，培养“但歌大风云飞扬，

安得猛士兮守四方”的英武豪迈，激发“流星白羽腰间插，剑花秋莲光出匣”的少年意气，涵养“向北望星提剑立，一生长为国家忧”的报国壮志。

本版讲述的是战士的成长故事。闵小龙从新兵成长为潜艇声呐兵，逐渐明晰自己的使命；萧闯是“刺头兵”，从等待退伍到申请留队，一场演习彻底改变了他；云朵努力攻克短板，“既然来了，就当个好兵”……年轻士兵成长的背后，离不开像郭老兵、晏班长、王排长等无数老兵的引导和帮助。

梁启超在《少年中国说》中写道：“纵有千古，横有八荒，前途似海，来日方长。”练兵如铸剑，淬火打磨，千锤百炼，待到宝剑出鞘，听取鸣铮声。

兵故事

用文学抵达真实

士兵宿舍里，燥热的阳光打在窗户外，玻璃上凝结的水珠很快被蒸干。闵小龙刚从洗手间回来，看到班长余钧背朝窗户，倚着窗台外沿的棱角，两条腿交叉起来。“速度，速度”，他的两片厚嘴唇开合着，把26个列兵在床架之间摆布成三路纵队，最后两个正好卡着门框。

“今天天气不错，你们赶上了好时候。”余钧粗犷的声线穿透每个人的耳廓，“专业分配要开始了，优先选拔声呐兵。声呐，知道吗？你们都是百里挑一的潜艇兵，声呐兵就是从潜艇兵里再百里挑一！”

讲话毕，列兵们眼神里都开始放光，像一群星星排着队，一闪一闪的。“怎么样，想不想试试？”“试什么？”左后方一个战友冒出疑问。“全体安静！”余钧从口袋里掏出一部手机，“下面给你们做个小测试。”

余钧把手机高高举起，“听好了，不要发出任何声音”。他点了几下手机屏幕，扬声器里传出嗞啦嗞啦的声音，就像收音机里的噪声。

“听到什么了？”余钧问。士兵们大眼小眼瞪得像灯泡，互相转头看，谁也没听出来半点意思。“再听！”手机扬声器再度响起，仍旧是一阵让人难以捉摸的噪声，余钧也感到有些异样，把手机收回仔细看，“忘记切换到测试模式了。”宿舍里响起一阵爆笑。

“安静！现在正式开始。”余钧再次把手机举过头顶。扬声器里依旧只是一阵让人摸不着头脑的“嗞啦”声，士兵们躁动起来。“看样子你们当中并没有适合干声呐兵的天才。”

“报告！申请再播放一次。”闵小龙

从队伍里站起来，周围的脑袋都转过来瞅他。余钧也很惊讶，再次播放后，整个宿舍分外安静。“这个声音里，有很轻的吼叫声。”闵小龙笃定地说。

“叫了几次？”

“七次。不对，六次半，第七次没完。”

余钧脸上露出惊喜的神色，“没有事先提醒，能从这段录音里听出低频声波的周期，十个新兵里难有一个……下周一，到四楼实验室参加选拔测试。”话音一落，宿舍里爆发出掌声。

二

“深海有座不夜城，城里住着百十人。三班倒，不关灯，白天黑夜看时针；时针一圈二十四，抬腿猫腰过舱门。六舱热，一舱冷，从舱到艇四季分。冬至饺子吃不走，回到家中已暮春。”

夕阳把营区的楼都抹上了金色，唯宿舍楼后的低矮平房沉没在暗影里。“老水兵超市”刚进了货，郭老兵一遍遍哼着歌，在接近一人高的货堆里拾掇。他穿着那件20多年前的作训服，里面套着海魂衫，不紧不慢端起一箱货物，塞进货架的空位。在灯光映衬下，立满货架的仓库有几分潜艇舱室的氛围。

“来了？”郭老兵问。“我周一上午要参加声呐兵选拔测试。”闵小龙这话一说完，郭老兵停下了手里的动作，“好啊！声呐专业普通人想干干不了，我看你挺适合。”“可我更喜欢吃鱼雷和导弹。”闵小龙有些犹豫。

郭老兵站在灯下，额头上的褶子更显深重，他望着闵小龙，“声呐兵是深海里的眼睛。我在潜艇上当兵的时候”，老兵慢悠悠开口，“有一次跟随潜艇出远海执行战备巡逻任务。那个年代，国产声呐性能落后，但我们声呐班长几乎是在对方发现我方的同时发现了对方。我们都做好战斗准备了，班长又发觉在其旁边不远处凭空多出一个强度

和特征都相似的噪声信号来。”像是陷入了回忆，他缓了许久，又继续说道：“大家正讨论对策，声呐班长再次判断，那只是对方发射的一个‘声诱饵’，是想诱骗鱼雷改变既定航路的……在那次行动中，声呐班长因为关键时刻为艇指挥官提供了重要决策依据，荣立二等功。”

闵小龙听着，像是被故事吸引住了，心里有种说不出的触动。郭老兵是退休教员，以前专门负责潜艇脱险训练。闵小龙入伍两个多月来，听郭老兵讲过不少潜艇知识。

“革命战士一块砖，哪里需要哪里搬。既然被选择，何不顺势而为？”郭老兵眯起眼，在昏黄的灯光下像个雕塑。

三

闵小龙爱这座营院的傍晚，尤其是跑步的时候。踩着众人合一的脚步声，随着整齐起伏的队伍向前推进，就像乘着浪，一波一波往前航行，每跑一圈，他都感觉自己仿佛化为一粒水珠，任由层层叠叠的浪涛将自己托向天空。自从听郭老兵讲完那个声呐班长的故事，闵小龙觉得胸口就像压着一块礁石，看起来只露出水面那么一点点，却怎么也挪不开。一整艘艇的命运都压在声呐兵的头上，这责任太重了，他能担得起吗？

“我不想学声呐。”

当闵小龙站在余钧面前说出这话时，余钧的脸瞬间变黑。他嘴唇蠕动两下，再蠕动两下，“你什么意思？”

闵小龙昂首站立，微微翘起下巴，自认为已经表达得再清楚不过。

余钧稍稍平复心情，给闵小龙讲起郭老兵的话题。

余钧说：“你们上过脱险训练课，知道老郭以前是脱险教员。他为什么几十年一直搞脱险训练？成千上万个潜艇兵由他亲手训出来，他心里才踏实。”看到闵小龙的表情，余钧觉得还有些道

理要讲透。

“可以说，每次脱险训练对老郭来说，都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。脱险塔里面的情况你很清楚，他一头扎在里面，是因为什么？他太知道这个训练的重要性了，他必须扛起这份责任！”屋檐上有几只鸟，被余钧的大嗓门震得抖动翅膀飞走了。

“永远记住，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。这句话意味着你不会孤军战斗，会有战友给你支持；同时也意味着，穿上军装你就不只是你自己，你还要为战友提供一个可靠的后背。这是军人必须扛的责任！”

余钧收了音。他一直盯着闵小龙。闵小龙瞪着眼挺立，眼神里慢慢浸出些湿润来。

四

考试工具很简单，一台电脑，一副耳机。显示屏上，10个带编号的按钮标记10段音频，按钮对应右侧的答题区，每个题目的选项数量不同。闵小龙微微冒汗，不知道即将听到的会是什么，是像班长手机播放的噪声，还是汽车发动机那样的振动声？

他深吸一口气，果断点开第一段音频——那音频几乎空白，前几秒没有任何动静，后边每隔一两秒有低沉的鼓点，像人的心跳。闵小龙听完，果断选择完毕。滚动鼠标，他发现考题并不止是10个，而是有将近100个，他的心加速跳动起来。闵小龙全身心沉浸在特点不同的音响里，看到“交卷”的按钮时，他意识到题目已经全部完成。

“恭喜你成功通过测试！得分95分，用时52分28秒。”看到屏幕上的显示，闵小龙感到肩上骤然沉重，仿佛担起了什么，一个词跳到他眼前，那是——声呐！

窗外，静卧在操场上的旧潜艇黑沉敦实，那地面仿佛泛起了波纹，载着它向远方驶去。



本版插图：陆千波
图片制作：陈新阳

长征

第6090期

精短小说

生活，远比小说神奇

一

一弯弦月挂在夜空，淡淡的光辉洒在训练场沙地上。

“班长为啥非要带这个‘刺头’去参加演习？真是搞不懂！”

“班长总有班长的道理，我看萧闯很有潜力嘛！”

“得得得，你又懂了呀”……

萧闯在角落里，头顶着月亮，满脑袋问号：对呀，优秀战友那么多，班长咋就选了自己呢？

夜已深，萧闯躺在床上辗转反侧，床板在他身下咯吱作响。

“赶紧睡觉，明天还要训练！”班长晏子秋翻了个身，语气里听不出情绪。

萧闯不语，他是被调换到晏子秋所在班的——由于不服从管理，上一任班长带着他找到连长，要求把他换到别的班，可没有人想要这个带不出来的“刺头”。

“来我这儿吧！”晏子秋声音不大。连长面上“阴转晴”，立刻拍板：“好，子秋踏实，带走！”

就这样，晏子秋成了萧闯的班长。出于“知遇之恩”，萧闯收敛了不少。原本想相安无事过完最后几个月就退伍回家，可没承想，一场实战化演习把两个人“捆绑”在了一起。

一夜无眠。

二

参加演习的人员组成集训队开始训练。

5公里负重越野、800米移动靶射击、武装泅渡……萧闯的成绩始终在下游徘徊。晏子秋没有对萧闯的表现做任何反应，依旧沉默寡言。

训练场，阳光炙烤着大地。

“当兵16年了，一直想拿个‘王牌狙击手’……今年是最好的机会了……”



七号高地

■张淦

训练结束，晏子秋躺在草地上和战友聊天。不远处，萧闯叼着根狗尾巴草，看着班长头上冒出来的几丝灰白，他吐掉草根，心头涌动着一种说不出的冲动。

后来，萧闯像是打了鸡血，训练时拼尽全力，每天还要加练到深夜。他身体素质不差，多日的加练让他进步飞快，同集训队的战友们都开始对他刮目相看。晏子秋还是话不多，只是眼里多了些欣慰。半个月后，考核如期而至，萧闯与晏子秋配合密切，最终成功入围。

“不错！”考核结束，晏子秋难得夸赞了萧闯。萧闯学着班长的样子，沉稳地点头，心里却高兴得乐开了花。

三

南国密林，老树上布满青苔，安静异常。演习人员进入指定区域。在这场代号为“猎杀”的演习中，他们只有一个身份——猎手——目标是拿下蓝军指挥官。

“班长，现在加速前往六号高地吗？”萧闯晃着手里的指南针。

“不急，所有猎手都会向六号点位集结，最先到达的猎手很可能遭遇蓝军袭击。”晏子秋擎枪行进，每一步都谨慎

小心。

突然，林中响起枪声。

“隐蔽！”晏子秋快速卧倒，转头看向不远处的萧闯，见他已借助树干完成动作，“好小子，还挺机敏！”

枪声消失，林中再次恢复寂静。行军已近两小时，此时他们距六号高地，仅剩3公里。

“当心，附近会有蓝军狙击手！”晏子秋一边屈身前进，一边转头叮嘱萧闯。

话音刚落，林中传来数声枪响——有猎手被命中退出演习。萧闯更为谨慎地跟在班长身后。好在晏子秋选的路线偏僻难行，他们一路上没有遇到蓝军。

此时，两人已连续行军7个多小时，身体极度疲惫，萧闯的屈身行进几乎变成了“直立行走”。

“噫！”

“隐蔽！”晏子秋立即按着萧闯趴在地上，观察周围情况：夜幕降临，林中蒙上一层黑纱，时间仿佛静止，四周没有一丝声响。

萧闯心生一计，他将冷光灯打开，向左前方抛了出去。蓝军狙击手瞬间向灯光方向射击，暴露了位置。

晏子秋抓住机会，果断蹿枪射击，成功命中“敌人”。

“等你拿下蓝军指挥官，我就告诉你。”

四

夜风轻拂，树叶簌簌作响。萧闯到达七号高地后，迅速做好狙击准备。看着夜空繁星，他想起了初入部队时的跃跃欲试、遭受挫折后的自暴自弃，想起了在集训训练场上的挥汗如雨，每晚加练后的酣畅淋漓……他想起了班长宣布带他参加任务的那一刻……他是多么惊讶又激动……

又是一夜无眠。

凌晨，夜色开始消散。突然，高地处爆发出几声枪响，萧闯心里咯噔一下。他已无法支援班长，更不能暴露自己。萧闯快速调整呼吸，握紧狙击枪，盯紧目标高地。

漫长的十几分钟后，目标出现！此刻，距离目标的射程正好是1000米，且目标一直向七号高地方向移动。

997米、983米、962米……萧闯定了定神，屏住呼吸，食指轻轻扣动扳机。

一声枪响，命中目标。信号发出后，红方兵力快速集结……

演习结束，萧闯走出丛林，发现班长已经摘下头盔，正坐在石头上等他。看到他走来，晏子秋笑了，“干得不错！”

萧闯心里五味杂陈。他知道，班长一早就料到，谁在七号高地，谁就可能赢得最后胜利……

“走，回去吃饭，饿了！”

“班长，你还没告诉我为什么选我呢！”

“在你小子身上，能看到我年轻时的那股劲儿！”晏子秋加快了步伐。

萧闯没有说话，快步跟了上去。阳光下，两人的影子被拉得很长。

“回去有什么打算？”

“申请留队！”

